



革命领袖卷

毛泽东

——在陕北

贺清华 阎长林 著
蒋秦峰



- 1947年蒋军进攻延安，我军只有二万人，敌人却来了二十万
- 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，但不离开陕北，忽东忽西地跟敌人兜圈子，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给以致命的打击
- 两个月后，西北战场形势改观
- 毛泽东下命令：要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消灭敌人，不让一个跑掉

白云山头云欲立，
白云山下呼声急，
枯木朽株齐努力，
枪林逼，
飞将军自重霄入。
七百里驱十五日，
赣水苍茫闽山碧，
横扫千军如卷席。
有人泣，
为营步步嗟何及！

青年革命
传统教育
系列丛书





革命领袖卷

毛泽东

——在陕北

贺清华 蒋秦峰 著
阎长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责任编辑：舒元璋

毛 泽 东——在陕北
贺清华 蒋秦峰 阎长林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4.625印张 2插页 93千字
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8次印刷
印数24,001—75,000册 定价2.10元
ISBN 7-5006-0949-3/G·169

目 录

随从毛主席在陕北	贺清华	1
在毛主席周围	蒋秦峰	34
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”		
——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	阎长林	97
伟大的转折		
——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	阎长林	116

随从毛主席在陕北

贺清华

来到毛主席身边

1936年2月，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渡过黄河东征，积极准备到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。这时，蒋介石竟派出十个师以上的兵力，协同山西军阀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。我们本来可以集中力量，消灭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反动军队，但是，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避免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决定回师河西。

毛主席回到陕北，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起，住在延川县的杨家圪台。当时我在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工作，住在刘家河村。

一天下午，我接到命令，调我到司令部去工作。我感到很突然，舍不得和熟悉了的同志们分开。但是，为了工作的需要，我背起行李卷，和同志们握手告别，向杨家圪台走去。

在司令部里，一位负责同志和我谈话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贺清华同志，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调你给主席当警卫员。”

“给毛主席当警卫员？……”我吃惊地问了一句，两眼紧盯着他。

他肯定地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：“是的，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，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……”

他又说了些什么话，我再也没有听进去。只觉得身上有一股幸福的暖流，心跳得像敲小鼓。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，我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看见中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。现在，不仅可以看到毛主席，而且就要朝夕跟随在毛主席的身边了，这是多么光荣，多么幸福啊！又一想，我参加红军不久，经受的教育和锻炼不多，从小是个放羊娃，土里土气的，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，如今要我跟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警卫员，能干得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心里更加激动不安了。

主席住在一家老乡的窑洞里。我去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主席不在家，开会去了。老李同志也是主席的随从警卫员，他告诉我，除了我们四个随从警卫员，保卫主席的还有警卫连的手枪班。手枪班负责警戒放哨，我们的工作照管主席日常生活及外出时的安全。他最后说：

“主席工作很忙，要很晚才能回来，你先休息吧。”

第二天一清早，老李从主席住的窑洞里出来，对我说：

“主席刚起床，吃了饭还去开会，叫你去见见面。”

我走到主席门前，心里觉得有些不自然。老李见我犹犹豫豫的，便拉住我的手说：

“没有关系，主席很和气，进去吧！”

他见我仍然不好意思，就放开我的手，推开主席的窑门，站在窑洞里叫我：

“贺清华，快进来呀。”

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得轻轻地走进窑洞里。

毛主席背依着墙坐在炕上，身上披着一件棉衣，腿上盖着被子。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正在看着手中的文件。

老李报告说：“主席，这是刚调来的警卫员。”

主席随手把文件放在一旁，抬起头来微笑着说：

“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贺清华。”我急忙立正，一面给主席敬礼，一面回答说。而心里更感到难为情，那时候我的个子刚刚比炕沿高一点。

主席又问：“哪个贺字？”

“加字下面一个贝字。”

“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保卫局。”

主席说话的语气温和，态度慈祥，使我感到很亲切。他接着问我多大了，家住在什么地方？听说我是延川县永坪区贺家崖的人，主席高兴地说：

“永坪，我到过，那里还出石油嘛！”

接着，主席问到我家有什么人，分了土地没有，什么时候参军……在我回答的时候，主席一直很注意地倾听着。最后，主席问道：

“调你来帮助我工作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。就是怕做不了。”

“我这里的事情很简单，你学一学就会了。”主席说着下得炕来，“好呀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我这里有个陕北人，姓白，是瓦窑堡的人，跟我几个月啦，你可以问他。”

初次见到主席，便使我受到许多深刻的教育。我曾经想过，革命部队再艰苦，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，生活上和我

们多少总会有些不同吧？事实和我的想象恰恰相反。就说主席身上披的那件棉衣吧，和我身上的粗布棉衣是一样的，领子上也缀着红领章。主席睡觉的炕上，只有一床普通的白布被褥，连个枕头都没有，只是在薄薄的、仅有几件衣服的包袱下面垫几本书，或者就脱下棉衣卷起来当枕头。窑洞里唯一的陈设，要算炕上那两只用白铁皮做的文件箱了。主席经常坐在炕上，伏在文件箱上看电报，写文件。吃饭的时候，主席和我们一样，吃的是陕北的小米干饭。

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活，是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啊。

行 军 途 中

主席在延川县秦香寺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，为迎接红二、四方面军北上抗日，决定红一方面军西征，与红二、四方面军会师。几天以后，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走了。主席决定返回瓦窑堡（今子长县）。

那时主席的身体不好，常要吃药打针。长征时从南方带来一副用竹子做的担架，主席总是不坐，行军走累了，就骑一会儿小黄马。这匹小黄马是在战斗中从国民党一个旅长的手里缴获的，个子不大，却很精悍，经过长征到达陕北，主席十分喜爱它。

5月的天气，已经有些燥热了，太阳晒得我们直出汗。跟随主席行军毫不沉闷，一路上说说笑笑的。

主席对我说：“咱们回后方啦。到瓦窑堡，要经过你的老

家，路过永坪，你可以回家去看看。”

我说：“贺家崖不在大路边上，还差十几里路呢！”

主席说：“噢，那么到了瓦窑堡，可以请假回家去看看。”停了一下，主席又问我：“你到过瓦窑堡吗？”

“我在瓦窑堡给地主干了两年活。”

于是，我便把幼年那些悲惨的生活向亲人毛主席叙说起来，一直说到陕北“闹红”、建立苏维埃、打土豪分田地那些永远使我难以忘怀的日子。……

瓦窑堡是陕北著名的大镇子，里外三道城墙，约有一千八百多户人家。里城叫做“米粮山”，从前是国民党的兵营。二道城住人家。三道城有一条大街，足有上百户商店。1935年12月25日，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，通过了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》。12月27日，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的报告，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。从此，瓦窑堡这个地方就在国内外出了名。这时候，瓦窑堡是我们的总后方，住有军委会、后勤部门及各机关、学校。

从永坪到瓦窑堡，翻过二十来里路的一座大山——黑山梁子，老远就望见了山下的陈家洼村和瓦窑堡镇。我们刚走到枣树梁子，发现平坡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四五十名红军骑兵；他们是来迎接主席的。主席下得马来，向他们走去。这时，一位指挥员跑上来请主席检阅骑兵。随后，骑兵们牵着马，跟在主席身后，徒步往山下走去。

陈家洼村头上，好多人已经等在那里欢迎毛主席。人群

的前面站着几位首长，其中有一位首长看上去不到四十岁，留着很长的黑胡子，高兴地笑着，最先向主席走来。这是哪位首长呢？我捅了下身旁的老李，轻声地问他。他告诉我，这就是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。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握手，一边亲切地谈着话，继续向瓦窑堡镇走去。

大路的两旁挤满了欢迎主席的人们；镇子前面更是人如潮涌，连城墙上、窑顶上都站满了老乡们。这时，忽然出现了一支“乐队”，吹鼓手大吹喇叭，外加着大锣和小鼓铜号，为主席作前导。各机关干部、红军大学学生和瓦窑堡的老乡们欢欣鼓舞，兴奋地鼓掌欢呼：

“欢迎毛主席回后方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红军万岁！”

主席微笑着，向欢迎的群众招手。群众看见毛主席，是那样激动、热情，真比见了亲人还要亲！

紧急的时刻

主席回到瓦窑堡，住在第三道城内河滩上一座砖砌的窑洞里。

当时，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，党的政策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瓦窑堡的街头上，纷纷出现了“团结一致，枪口对外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回东北去！”等抗日标语。但是，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卖国政策，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在继续进攻我们红军。

端午节这天，老乡们都在欢欢喜喜地包粽子，准备过节。中午，主席正在休息，我们几个警卫员上完了政治课回来，忽然，从瓦窑堡西门外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。

我一时摸不清情况，急忙跑进窑洞里，报告说：

“主席，可能有敌情，安定县川里在打枪。”

主席说：“请参谋长来。”

我们几个警卫员立即分头寻找，可是没有找到张云逸参谋长。大家心里非常焦急，因为瓦窑堡目前没有部队，红一方面军到甘肃一带接应红二、四方面军去了，只留下一个通讯连和一个保卫队。我们根据枪声，估计敌人来得不少。瓦窑堡已经处在最紧急的时刻里。张参谋长亲自带领通讯连、红军大学的学生以及保卫局等能够参加战斗的所有同志，赶到西门以外同敌人作战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张参谋长从火线上赶回来了，告诉主席说，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，而我们只有一个通讯连，红大的学生枪少弹缺，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或手榴弹。这时，周副主席来到了。

张参谋长建议说：“主席，敌我力量悬殊较大，最好现在就转移。”

主席很镇静地说：“不要急，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，我们再走也不迟。”

西门外的枪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，并且逐渐向我们逼近了。我们几个警卫员早已把主席的文件、用具收拾好，牵来了小黄马。看看主席，还在和周副主席、张参谋长商谈工作呢。

我走进窑洞，请求说：“主席，该走了吧？”

主席慢慢侧过身子，亲切地看着我，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没有关系。敌人从西门进来，咱们从南门出去嘛。”

我只好回到院子里，心里直发急，站不住，坐不下，摸摸小黄马，看看主席的行装，随后爬上了主席住的窑洞顶上。远远望去，可以看到一部分敌人在向灵虎山冲去，另一部分敌人仗着人众枪多，向西门发动了集中冲锋。

我急忙下了窑顶，把情况报告给主席。大家再三请主席动身。

主席平静地问道：“机关都走了没有？”

“早走了！”

“主席，快走吧。”大家纷纷劝说。

主席又细心地在窑洞里检查了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遗落的文件和东西，然后说：

“好，咱们现在走吧。”

大家离开河滩，穿过街道走去。敌人的子弹“吱吱”地尖叫着，从主席和我们的头顶上空飞掠过去。我的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，心急得快要跳出来了。看看主席，他始终是那样镇静，那样从容不迫的，也不骑马，就跟平常行军一样，稳重地迈着步伐，连头都不低一下。当我们走到南门时，果然不出主席所料，敌人正巧进了西门。

我们刚走出南门，忽然发现从半山上顺着城墙根抬下来一名伤员。主席立刻向伤员走去。我认出伤员是保卫局的李科长。他的伤势很严重，由于流血太多，脸色煞白，呼吸微弱，已经昏迷过去。主席不顾头顶敌人密集的子弹，在伤员身旁

停下来，招手叫把他的担架抬过去，让伤员躺在担架上，查看着伤员的伤口。伤员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，把铺在担架上的主席的被褥都染红了。

这时，伤员慢慢清醒过来，微微睁开眼睛，一见毛主席站在面前，吃了一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还留在后边！但是，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是吃力地摆动着手势，请主席赶快离开火线。

主席亲切地安慰了他，转身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说：

“路上要小心一些，好好照护伤员。”

直到担架在前边走了，主席才移动了脚步。

我们进入一人深的沟道里，走了不远，突然发现从红石岭山上窜下来十几个敌人。我们立刻紧张起来，紧紧跟随在主席左右，指定几个警卫员保护着主席先走，其他的同志留在后边，敌人不发现我们便罢，发现了就跟敌人拚了。警卫班的同志们都是每人一口马刀，一只盒子枪，这时刀出鞘，弹上膛，准备战斗。幸而我們是在沟里，敌人没有发现，在山脚下拐进老乡的窑洞里抢东西去了。

到达阎家砭时，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：

“保卫局的李科长牺牲了。”

主席很是难过，静静地伫立了一会儿，沉痛地说：

“把他好好掩埋起来，在坟前立个牌子，并且通知他们本单位开个追悼会。他是长征来的干部。为革命牺牲的同志，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。”

“我应该和大家一样”

保安是一座县城，瓦窑堡只是一个镇子，按说，保安比瓦窑堡要红火热闹，能够买到一些食品和蔬菜，给主席改善生活。事实和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，保安一带地贫人稀，到处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，夏天穿着短衣裤，碰上这种草，身上就像虫子咬了似的发痛。城里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，土筑的城墙已经倒塌了。只是斜靠着山坡有一些窑洞，窑洞里阴暗潮湿，夏天睡觉都得盖上被子。想买点日用品、食品或蔬菜十分困难，连个商店都没有。就在这样的地方，集中着大批机关，有中央局、军委、后勤部门和红军大学一、二科，医院等。

主席住在一孔被烟熏黑了的窑洞里，睡觉的炕是从墙壁上挖进去的，上了炕只能坐着，不小心就会碰着头。窑洞里只有制造得很粗糙的一张桌子和一只木凳子。中央首长到主席这里开会或者谈话，连个坐的东西都没有，我们总是临时跑到警卫班去，搬来用大树身砍的圆木墩墩给首长们坐。

主席的身体很弱，又有病，长征到达陕北后，一直没有得到休息，在保安，更是夜以继日地开会、谈话、写文章，还时常到红军大学去作报告，深夜才回来。那时我们没有马灯，更谈不到手电筒了，主席经常要摸黑走山路。日常的生活又很艰苦，没有炊事员，没有厨房，只是在窑洞外面架起三块方石头当灶用，四个警卫员凑合着给主席做饭。没有菜，有时要跑很远才能买回一点干豆角、山药蛋。这样下去，必然影响主席的健康和工作，大家心里真急坏了。

这天，我和饲养员聊天，他说起十几里路以外的永宁山一带，老乡家里养的有鸡。这真是一个好消息，我急忙和老李商议了一下，便动身到永宁山去。结果不但买到两只鸡，还买到一些主席最喜欢吃的辣椒。有了鸡，四个警卫员就忙起来了，有的烧火，有的杀鸡，老李更是神气，挽起袖子大显身手，做了个“白酥鸡”端了上去。

主席看见了，奇怪地问：

“哟，哪里来的鸡？”

我把买鸡的经过告诉了主席。

主席摆了摆手说：“下次不要再买了。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，我应该和大家一样，不应该特殊。”

我解释说：“主席身体不好，这样下去……”

主席似乎知道我还要说些什么，有意转移了话题，说道：

“噢，这辣椒很好吃，我可以多吃一点饭。”

望着主席那瘦弱的身体，我心里一阵激动，急忙走出了窑洞。无论在怎样艰苦的年代里，我们敬爱的领袖一向保持着与群众同甘苦、共患难的革命品德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们陪主席在外边散步，来到一片荒地里。主席停住脚步，指着一种枝杆很高、长着圆叶、开着蓝花的野草，对我们说：“这叫冬苋菜，可以吃。”并且要我们经常扯一些，拿回去做给他吃。

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主席从不考虑个人的身体和生活，而对于我们警卫员们，却十分关怀、爱护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警卫员到二三十里外的大山上背柴，回来就睡觉了。主席办公到深夜，忽然有事情要出去。警卫班的一名战士正在门口

放哨，见主席要出去，就喊我们：

“警卫员！警卫员！”

主席立刻轻声阻止他说：“你不要喊了。他们今天背了柴禾，让他们休息吧。”

在这样漆黑的深夜里，怎么能让主席独自出去呢？

主席觉察到警卫战士很为难，就说：

“那么，你跟我去吧。”

第二天，我们知道了这件事，心里又感动，又惭愧。

一切为了抗日

1936年冬天，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，坚持内战，调动大批军队逼近陕西潼关，并且亲自坐飞机到了西安，威胁和强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。

我们根据地环境紧张起来了。国民党的三架飞机突然袭击保安，疯狂地轰炸、扫射。这时，主席就在自己的窑洞里，镇静地坐在桌旁，专注地批阅着文件和电报。主席窑洞后边二局的电台附近，落下了几颗炸弹，隔壁贸易部的院子里，也中了一颗炸弹，有两个同志负伤了。我们一个个提心吊胆，担心主席的安全，却又无能为力；住在保安，就是要防空，也没有地方可去啊。

一天晚上，轮到我值夜班。夜深人静，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，叶子龙同志送来一份电报。借这个机会，我走出去给主席换开水。当我回到窑洞里时，主席独自坐在灯前，一边看电报，一边微笑着，见我走进来，便说：

“贺清华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。”主席又加重语气重复说：“把蒋介石抓起来了！”

听了主席的话，我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。蒋介石也有这么一天，当了俘虏。我扭身就要走出去，好把这件消息告诉老李他们。

主席看到我这种匆忙的样子，笑着招呼我说：

“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还有事情呢。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到这里来开会。”

我刚要走出窑洞，忽然又听到主席那亲切的声音：

“贺清华，外边很冷，把我的棉大衣穿去吧。”

我披着主席的棉大衣，回到住处就喊叫起来：

“喂，醒醒，把蒋介石抓住了！”

老李和老白从炕头上爬起来，莫名其妙地对着我直眨眼。我也顾不上解释什么，拖着老白就去找首长们开会。

“西安事变”的消息冲破了黑夜的寂静，各单位住的窑洞里都透出了灯光，人们的心情激动着，议论纷纷。我们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。首长们在主席的窑洞里开会，警卫员们都挤到我们的窑洞里来了，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。有的说：赶快把蒋介石送到保安关起来。有的说：关着干什么？宰掉算了！还有的说：不行，那太便宜他了，还是把他捆起来，戴着高帽子游街，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……

主席窑洞里的会议，直开到天亮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得到上级通知说，要在保安修飞机场，地点在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。我心里想，修飞机场，这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押到保安来。大家都很兴奋，争着要去，商议了一阵，最后决定老李